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後漢文卷五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張衡

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永元中舉孝廉，連辟公府皆不就。永初
中，大將軍鄧騭累召不應。公車特徵，拜郎中，遷尚書郎，轉太史
令。順帝初，再轉復爲太史令。陽嘉中，遷侍中。永和初，出爲河間
相。徵拜尚書，有靈憲一卷，渾天儀一卷，集十四卷。案張溥本有題天大象賦

今考是李播所撰，編入隋文。

溫泉賦

并序

陽春之月，百草萋萋。余在遠行，顧望有懷。遂適驪山，觀溫泉，浴神
井，風中樹，壯厥類之獨美。思在化之所原，美洪澤之普施，乃爲賦
云。

覽中域之珍怪兮，無斯水之神靈。控湯谷于瀛洲兮，濯日月乎中

營蔭高山之北延處幽屏。召閑清于是殊方跋涉駿奔來臻士女
雖其鱗萃分紛雜遝其如煙。

亂曰：天地之德莫若生兮，帝育蒸人，懿厥成分，六氣涇錯，有疾癆

兮，溫泉汨焉。

下載水經注

又見初學記七引六條

曰流穢兮，蠲除苛慝，服中正兮，祀哉帝載，保性命兮，

水經注下載文類聚九文選雪賦注

曰祀哉帝載，保性命兮，

思玄賦

并序

衡常思圖身之事，召爲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玄賦，召宣寄
情志，其辭曰：

仰先哲之玄訓兮，雖彌高其弗違，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
追，潛服膺召永覩兮，縣日月而不衰，伊中情之信脩兮，慕古人之
貞節，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志團團召應懸兮，誠心固
其如結旌性行召制佩兮，佩夜光與瓊枝，纏幽蘭之秋華兮，又綴
之召江蘋，美嬖積召酷裂兮，允塵邈而難勦，既姱麗而鮮雙兮，非

是時之攸珍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幽獨守此仄陋兮
敢怠皇而含勤幸一入之還虞兮喜傳說之生殷何前良之遺風
兮桐後辰而無及何孤行之斃斃兮子不羣而介立感鬱鬱之特
樓兮悲淑人之稀合彼無合其何傷兮患眾僞之冒直旦獲謫于
羣弟兮啟金縢而乃信覽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已危身曾煩毒
已迷或分羌孰可與言已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續紛而不理願竭
力已守義兮雖貧窮而不改執雕虎而試象兮阽焦原而距止庶
斯奉已周旋兮要既死而後已俗遷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圖方
珍蕭艾于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斥西施而弗御兮羈要臯兮服
箱行陂僻而獵志兮循法度而離殃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
無常不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欲巧笑已干媚兮非余心
之所嘗冀溫恭之黻衣兮披禮義之繡裳辯貞亮已爲擊兮雜技
藝已爲珩昭綵藻與雕琢兮璜聲遠而彌長流棲遲已恣欲兮躍

靈忽其西藏，時已知而華子兮。騶鳩鳴而不芳，冀一年之三秀兮。
迺自露之爲霜，時亹亹而代序兮。疇可與乎比伉，咨妒媢之難竝。
今想依韓呂流亡，恐漸冉而無成兮。畱則蔽而不章，心猶與而狐
疑兮。卽岐阤而據情，文君爲我端蓍兮。利飛遁呂保名，麻眾山呂
周流兮。翼迅風呂揚聲，二女感于崇岳兮。或冰折而不營，天蓋高
而爲澤兮。誰云路之不平，勔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峩峩，懼筮
氏之長短兮。鑽東龜呂觀禱，遇九皋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逞，遊
塵外而嘗天兮。據冥翳而哀鳴，鵬鷁競于貪婪兮。我脩絜呂益榮，
子有故于玄鳥兮。歸母氏而後寧，占旣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倣
裝，旦余沐于清原兮。晞余髮于朝陽，漱飛泉之源液兮。咀石菌之
流英，翾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過少皞之窮野兮。問三丘
乎句芒，何道真之滯粹兮。去穢累而票輕，登蓬萊而容與兮。釐雖
朴而不偶，畱瀛洲而採芝兮。聊且呂乎長生，憑歸雲而遐逝兮。夕

余宿乎扶桑喻青岑之玉醴兮餐沆瀣曰爲糧發昔夢于木禾兮
穀崛嶧之高岡朝吾行于陽谷兮從伯子山于稽山集羣神之軌玉
兮疾防風之食言指長沙呂邪徑兮存玉華乎南鄰哀二妃之未
從兮翩儻處彼湘瀨流目頫夫衡阿兮睹有黎之圮墳痛火正之
無懷兮託山陂已孤魂愁蔚蔚已慕遠兮越卬州而渝赦躋日中
于昆吾兮憇炎天之所陶揚芒熛而終天兮水渺茫而涌濤溫風
翕其增熱兮怒鬱邑其難聊顥羈旅而無友兮余安能乎畱茲顧
金天而嘆息兮吾欲往乎西嬉前祝融使舉麾兮纔朱鳥已承旗
蹠建木于廣都兮折若華而躋躇超軒轅于西海兮跨注氏之龍
魚聞此國之千歲兮曾焉足已娛余思九土之殊風兮從蓐收而
遂徂欲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爲徒蹶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
乎中野亂弱水之潺湲兮逼華陰之湍渚號馮夷俾清津兮櫂龍
舟已濟子會帝軒之未歸兮悵相伴而延佇咽河林之蓁蓁兮偉

關雎之戒女黃靈詹而訪命兮，璆天道其焉如。曰近信而遠疑兮，
六藉闕而不書。神遠昧其難覆兮，疇克謨而從諸。牛哀病而成虎
兮，雖逢昆其必噬。鷙令殮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死生錯而不
齊兮，雖司命其不晰。竇號行于代路兮，後膺祚而繁廡。王肆侈于
漢庭兮，卒御恤而絕緒。尉尨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邁武。董弱冠
而司衰兮，設王隧而弗處。夫吉凶之相仍兮，恆反側而靡所。穆負
天已悅牛兮，豎亂叔而幽主。文斷祛而忌伯兮，闔謁賊而竄后。通
人閭于好惡兮，豈愛惑之能剖。贏搥識而介胡兮，備諸外而發內。
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爲對。慎寵顯于言天兮，占水火而妄
誣。梁叟患夫黎丘兮，丁厥子而事刃。親所弟而弗識兮，矧幽冥之
可信。毋絲攀已淳已兮，思百憂已自疚。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棐忱
而佑仁湯蠲體已。禱祈兮蒙厖礲已，拯人景三慮已。營國兮熒惑
次于它辰，魏顆亮已從理。鬼亢回已敝秦，咎繇邁而種德兮。德

樹茂乎英六，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既彫，而已毓有無言而不讐兮。
人何往而不復，盍遠迹。呂飛聲兮，孰謂時之可蓄。仰矯首以遙望兮，
魂懶惻而無蹕。偏區中之隘陋兮，將北度而宣遊。行積冰之瑞
禮兮，清泉沴而不流。寒風淒而永至兮，拂穹岫之騷騷。玄武縮于
殼中兮，蟠蛇蜿而自紝。魚吞鱗而并凌兮，鳥登木而失條。坐太陰
之屏室兮，慨含歎而增愁怨。高陽之相寓兮，仙顧頃之宅幽。庸織
絡于四裔兮，斯與彼其何瘳。望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縹乎不周。迅
飄滿其腰我兮，驚翩翩而不禁。趨谿峒之洞穴兮，標通淵之琳琳。
經重陰乎寂寥兮，愍墳羊之潛深。追恍忽于地底兮，軼無形而上
浮。出右密之闊野兮，不識蹊之所由。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
中休。瞰瑤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聘王毋于銀臺兮，羞玉芝
呂療飢戴勝愁。其旣歡兮，又誚余之行遲。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
浦之宓妃。咸姣麗以艷媚兮，增嬌眼而娥眉。舒妙婧之纖腰兮，揚

雜錯之祉徵離朱脣而微笑分顏的礪召遺光獻環琨與璵綺兮
申厥好召玄黃雖色黯而照美兮志浩盈而不嘉雙材悲于不納
兮竚詠詩而清歌歌曰天地烟燼百卉含葩鳴鶴交頸雎鳩相和
處子懷春精魂回移如何淑明忘我實多將荅賦而不暇兮爰整
駕而亟行瞻崑崙之巍巍兮臨滄河之洋洋伏靈龜召負坻兮互
螭龍之飛梁登閭風之曾城兮構不死而爲牀屑瑤紫召爲旛兮
斟白水召爲漿抨巫咸召占夢兮迺貞吉之元符滋令德于正中
兮含嘉秀目爲貳既垂願而顧本兮爾要思乎故居安和靜而隱
時兮姑純懿之所廬戒庶寮召夙會兮僉恭職而竚逐豐隆軒其
震霆兮列缺暨其照夜雲師飄召交集兮凍雨沛其灑塗轔珊瑚
而樹葩兮擾應龍召服輅百神森其備從兮屯騎羅而星布振余
袂而就車兮脩劒揭召低昂冠鷗鷗其映蓋兮佩紲纏召輝煌僕
夫儕其正策兮人乘撻而超驥氣旄溶召天旋兮蜋旌飄而飛揚

撫軺輶而還睨兮，心灼藥其如湯。蒸上都之赫戲兮，何迷故而不忘。左青珊瑚捷芝兮，右素威司鉅。前長離使拂羽兮，委水衡乎玄冥。屬箕伯曰函風兮，激淟涊而爲清曳。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鑾之豎豎。涉清霄而升遐兮，浮蔑蒙而上征。紛翼翼曰徐戾兮，焱回回其揚靈。叫帝闇使闢扉兮，覩天皇于瓊宮。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洩洩曰彤彤。攷理亂于律鈞兮，意建始而思終。惟盤逸之無斁兮，懼樂往而哀來。素撫弦而餘音兮，大容吟曰念哉。旣防溢而靜志兮，迨我暇曰翹翔。出紫宮之肅肅兮，集太微之間間。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閣之鏘鏘。建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芒。彎威弧之撥刺兮，射嶓冢之封狼。觀壁壘于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礴。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湯。倚招搖攝提兮，低回燭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綢繆，邇皇偃蹇天矯。她曰連卷兮，雜沓叢嶺峩峨。自方驥轔汨戾，戾沛呂罔象兮。爛漫麗靡藐兮，迭盪凌驚雷之疏磕兮。弄狂電

之淫裔。踰厖瀆于宕冥兮。貫倒景而高厲廓。盪盪其無涯兮。乃今
窮乎天外。據開陽而頻盼兮。臨舊鄉之暗譎。悲離居之勞心兮。情
悄悄而思歸。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軒而徘徊。雖遨游以娛樂兮。
豈愁慕之可懷。出閭闔兮降天塗。乘飄忽兮馳虛無。雲霏霏兮繞
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旗。纊聯翩兮紛暗曇。倏眩昧兮反常闕。收晴
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脩初服之娑娑兮。長余珮之參參。文
章煥日粲爛兮。美紛紜日從風。御六英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林。
結典籍而爲罟兮。歐儒墨而爲禽。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微
音。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陵之欽鑿。共夙昔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
服也。夕惕若厲兮。省嘗兮懼余身之未敕也。苟中情之端直兮。
莫吾知而不恧。墨無爲兮凝志兮。與仁義乎消搖。不出戶而知天
下兮。何必歷遠兮劬勞。系曰天長地久。歲不畱。俟河之清祇。懷憂
願得遠度兮。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超踰騰躍絕世俗。颺颺神舉

逞所欲天不可階仙夫希柏舟悄悄吝不飛松喬高跱孰能離結
精遠遊使心攜回志竭來從玄謀獲我所求夫何思後漢張衡傳
又見文選

西京賦

有憑虛公子者心奓體恢雅好博古學乎舊史氏是曰多識前代之載言于安處先生曰夫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此牽乎天者也處沃土則逸處瘠土則勞此繫乎地者也慘則勤于驩勞則福于惠能違之者寡矣小必有之大亦宜然故帝者因天地而致化兆人承上教曰成俗化俗之本有與推移何曰覈諸秦據雍而強周卽豫而弱高祖都西而泰光武處東而約政之興衰恆由此作先生獨不見西京之事歟請爲吾子陳之漢氏初都在渭之涘秦里其朔實爲咸陽左有崤函重險桃林之塞綴曰二華巨靈聳鳳高掌遠蹠目流河曲厥跡猶存右有隴坂之隘隔閼華戎岐梁汧雍陳寶鳴雞在焉于前則終南太一陰崛崔嵬隱麟鬱律連岡

乎嶓冢抱杜含鄖。欲灑吐觴。爰有藍田珍玉。是之自出于後。則高
陵平原據渭踞涇。澶漫驛迤。作鎮于近。其遠則九峻甘泉。涸陰汎
寒。日北至而含凍。此焉清暑爾。乃廣衍沃野。厥田上上。實惟地之
奧區。神皋昔者大帝說秦。繆公而觀之。饗呂鈞天廣樂。帝有醉焉。
乃爲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鷄首。是時也。竝爲強國者有六。然而
四海同宅。西秦豈不詭哉。自我高祖之始入也。五緯相汁。呂旅于
東井。婁敬委輶。幹非其議。天啟其心。人惎之謀。及帝圖時。意亦有
慮乎。神祇宜其可定。巨爲天邑。豈伊不虔。思于天衢。豈伊不懷。歸
于枌榆。天命不酒。疇敢呂渝。于是量徑輪考。廣袤經城。洫營郭郛。
取殊裁于八都。豈歛度于往舊。乃覽秦制。跨周法。狹百堵之側陋。
增九筵之迫蕪。正紫宮于未央。表嶢闕于閭闔。疏龍首。呂抗殿狀。
巍峩。呂岌業。互雄虹之長梁。結棼橑。呂相接。帶倒茹于藻井。披紅
葩。之狎獵。飾華棟與璧璫。流景曜之韓暉。雕楹玉礪。繡桷雲楣。三

階重軒，鏤檻文槐。右平左城，青瑣丹墀。前層平堂，設切厓陳。抵端
鱗峋，棧嵐嶮險。襄岸吏塗，脩路陵險。重門競閑，姦宄是防。仰福帝
居，陽曜陰藏。洪鐘萬鈞，猛虎趨邇。負笱業而餘怒，乃奮足而騰驥。
朝堂承東，溫調延北。西有玉臺，瞻曰昆德。嗟我雌蝶，罔識所則。若
夫長年神倦，宣室玉堂。麒麟朱鳥，龍輿含章。譬眾星之環極，叛赫
戲日輝煌。正殿路寢，用朝羣辟。大夏耽耽，九戶開闢。嘉木樹庭，芳
草如積。高門有闕，列坐金狄。內有常侍謁者，奉命當御。闢臺金馬，
遞宿迭居。次有天祿石渠，校文之處。重曰虎威，章溝嚴更之署。徼
道外周千廬，內附衛尉八屯。警夜巡晝，植鐵懸獻。用戒不虞，後宮
則昭陽飛翔。增成合驩，蘭林披香。鳳皇鶯鸞，羣窈窕之華麗。嗟內
顧之所觀，故其館室次舍，采飾纖縵。裳曰藻繡，文曰朱綠。翡翠火
齊，絡曰美玉。流懸黎之夜光，綴隨珠曰燭。金兜玉階，彤庭輝輝。
珊瑚琳碧珉，璘珍物羅生。煥若琨崕，雖厥裁之不廣，侈靡踰

乎至尊于是鉤陳之外閣道穹隆屬長樂與明光徑北通平桂宮
命般爾之巧匠盡變態乎其中後宮不移樂不徙懸門衛供帳官
呂物辨恣意所幸下輦成燕窮年忘歸猶弗能徧瑰異日新殫所
未見惟帝王之神麗懼尊卑之不殊雖斯宇之既坦心猶憑而未
施思比象于紫微恨阿房之不可廬覩往昔之遺館復林光于秦
餘處甘泉之爽燈乃隆崇而弘敷旣新作于迎風增露寒與儲胥
託喬基于山岡直壘霓旣高居通天渺呂竦峙徑百常而莖擢上
蓀華旣交紛下刻附其若削翔鶴仰而不逮况青鳥與黃雀伏櫺
檻而頰聽聞雷霆之相激柏梁旣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
禱營宇之制事兼未央園闕竦旣造天若雙碣之相望鳳翥翥于
甍標威遡風而欲翔閨闥之內別風嶼嶭何工巧之瑰瑋交綺豁
旣疏寮干雲霧而上達狀亭亭若若神明崛其特起非幹疊而
白增蹄遊極于浮柱結重梁旣相承累層構而遂濟望北辰而高

興消芳埃于中宸集重陽之晴濶瞰宛虹之長晝察雲師之所憑
上飛闕而仰眺正睹瑤光與玉絕將乍往而未半忧悼慄而慙兢
非都盧之輕趨孰能超而究升駛姿駘盪靈真枯榮松詣承光暎
眾摩礮摺掙重棼鍔鍔列列反宇業業飛檐轍轍流景內照引耀
日月天梁之宮實開高闕旗不脫局結駟方輶轡幅輕駕容干一
扉長廊廣廡途閣雲蔓閨庭詭異門千戶萬重閨幽闥轉相渝延
望留竅已徑廷眇不知其所返旣乃珍臺蹇產已極壯燈道邇倚
已正東似聞風之遐坂橫西洫而絕金墉城尉不弛柝而内外營
通前開唐中彌望廣豫顧臨太液滄池漭沆漸臺立于中央赫明
明日弘敞清淵洋洋神山巍峩列瀛洲與方丈夾葢來而駐罷上
林岑已疊翠下巒巖已巒巒長風激于別隣起洪濤而揚波凌石
菌千重涯濯靈芝已朱柯海若游于玄渚鯨魚失流而蹉跎于是
采少君之端信庶藥大之貞固立修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屑

瓊藻曰朝儉必性命之可度美往昔之松喬要羨門平天路想升龍于鼎湖豈時俗之足慕若歷世而長存何遽營乎陵墓徒觀其城郭之制則旁開三門參塗夷庭方軌十二街衢相經塵里端直臺宇齊平北闕甲第當道直啟程巧致功期不隨陰木衣錦土被朱紫武庫禁兵設在蘭鏡匪后匪董疇能宅此爾乃麻闋九市通閭帶陽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周制大胥今也惟尉壞貨方至鳥集鱗萃鬻者兼贏求者不匱爾乃商賈百族裨販夫婦鬻良雜苦蚩眩邊鄙何必昏于作勞邪贏優而足恃彼肆人之男女麗美奢平許史若夫翁伯濁質張里之家擊鐘鼎食連騎相遇東京公侯壯何能加都邑游俠張趙之倫齊志無忌擬跡田文輕死重氣結黨連羣實蕃有徒其從如雲茂陵之原陽陵之朱趨悍蹙鷙如虎如狼眦眦薰蕕屍僵路隅丞相欲召贖子罪陽石汗而公孫誅若其五縣遊麗辯諭之士街談巷議彈射臧否剖析毫釐擘肌分理

所好生毛羽，所惡成創痕。郊甸之內，鄉邑殷賑，五都貨殖，既遷既
引。商旅聯轎，隱隱屢層，冠帶交錯，方帳接軒。封畿千里，統曰京尹。
郡國宮館，百四十五石，極蓋屋，并卷甃甃。左輶河華，遂至虢土。上
林禁苑，跨谷彌阜，東至鼎湖，邪界細梗，掩長楊而聯五柞，繞黃山
而款牛首，繚垣縣職，四百餘里。植物斯生，動物斯止。眾鳥翩翩，羣
獸駭駭，散俗驚波。移自京峙，伯益不能名，隸首不能紀。林麓之饒，
于何不有。木則樅栝櫟柟，梓棫楩楓，嘉卉灌叢，蔚若鄧林。鬱蒼蔓
蘿，櫛爽櫟參，吐葩颺榮，布葉垂陰。草則歲莎晉蘚，薇蕨荔光，王芻
蕡苔，戎葵懷羊，萃蓬茸草，彌皋被岡。篠笏敷衍，編町成篁。山谷原
隰，渙溝無疆，迺有昆明靈沼，黑水玄沚。周曰金堤，樹曰柳杞。豫章
珍館，揭焉中峙。牽牛立其左，織女處其右。日月于是乎平出入，乘扶
桑與蒙汜。其中則有蓮臺巨鼈，鯤鯨鯢鯢，鯢鯢鯢鯢，脩額短頷，大
口折鼻，詭類殊種。鳥則鵠鵠鵠鵠，鴛鴦鴦鴦，上春候來，季秋就溫。

南翔衡陽北棲雁門奮隼歸鳬拂卉輶訛形殊聲不可勝論干
是孟冬作陰寒風肅殺雨雪飄飄冰霜慘烈百卉具零剛蟲搏擊
爾乃振天維衍地絡蕩川瀆簸林薄鳥畢駭獸咸作草伏木棲寓
居久託起彼集此霍繹紛泊在彼靈囿之中前後無有垠鍔虞人
掌焉爲之營域焚萊平場柞木翦棘結罝百里迄杜蹊塞鹿鹿麋
駢田畝仄天子乃駕彫軫六駿駿戴翠帽倚金轂璫弁玉纓遺
光儻爚建玄弋樹招搖棲鳴鳶曳雲稍弧旌柱矢虹旃蜺旄華蓋
承辰天畢前驅千乘雷動萬騎龍趨屬車之籞載獵獵猶匪唯翫
好乃有祕書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從容之求實俟寶儲于是蚩尤
秉鉞奮鬪被殷禁禦不若日知神姦螭魅魍魎莫能逢旃陳虎旅
于飛廉正壘壁乎上蘭結部曲整行伍燎京薪賦雷鼓縱獵徒赴
長莽迥卒清俟武士赫怒緹衣赫輪唯旰拔扈光炎燭天庭鼙聲
震海浦河渭爲之波盪吳嶽爲之阨堵百禽淒遠騷瞿奔獮喪精

亡魂失歸忘趨。投輪關轔不邀。自遇飛罕。瀟削流鏑。擅擧矢不虛舍。鉛不苟躍。當足見蹤。危輪被轢。僵禽斃獸。爛石磧礲。但觀且羅之所羈結。竿爻之所揷畢。义族之所攏。拘徒搏之所撞拏。自日未及移其晷。已獮其什七八。若夫游鵠高翬。絕阣踰斥。覩免聯豫陵。蠻超壑比諸東郭。莫之能獲。乃有迅羽輕足。尋景追括。鳥不暇舉。獸不得發。青骯擊于韁下。韓盧噬于綠末。及其猛毅堅鬚。隅目高匡。威懾兜虎。莫之敢抗。迺使中黃之士。育獲之儔。朱鬚鐵鬚。植髮如竿。袒裼戟手。全蹠盤桓。鼻赤象圈。巨挺據拂。猾批羸狻。措枳落突。棘蕪梗林。爲之靡拉。樸叢爲之摧殘。輕銳剽狡。趨捷之徒。赴洞穴。採封狐陵重獻。獵昆駒。杪木末。搜獮猢。超殊榛。掃飛鼯。是時後宮嬖人。昭儀之倫。常亞于乘輿。慕賈氏之如皋。樂北風之同車。盤于游畋。其樂只且。于是鳥獸殫目觀窮。遷延邪睨。集乎長楊之宮。息行夫。展車馬。收禽舉齒。數課眾寡。置互擺牲。頒賜獲鹵。割鮮野。

饗犒勤賞功。五軍六師，千列百重。酒車酌釀，方駕授饔。升觴舉燧，
旣酌鳴鐘。膳夫馳騎，察貳廉空。炎包夥，清酤敍。皇恩溥，洪德施。徒
御悅，士忘罷巾。車命駕，迴旆右移。相羊乎五柞之館，旋憩乎昆明
之池。登豫章，簡縉紅。蒲且發弋，高鴻挂白。鵠聯飛龍，礪不特絃。往
必加雙，于是命舟收爲水嬉。浮鷁首，翳雲芝。垂翟葆，建羽旗。齊棟
文，縱櫂歌。發引和校，鳴葭奏淮。南度陽阿，感河馮懷。湘娥驚，螭
憚蛟蛇。然後釣鮎鱧，纏鯽鮋。撫紫貝，搏青鼈。檻水豹，馬潛牛。澤虞
是濫，何有春秋。擿漻淵，搜川瀛。布九釿，設罿罿。攘昆鯀，殄水族。蘧
蘿拔，蜃蛤剝。逞欲畋斂，效獲麌麌。摻蓼萍浪，枕池滌藪。上無逸飛，
下無遺走。搜胎拾卵，蚯蠅盡取。取樂今日，遑恤我後。旣定且盍焉。
知傾阨，大駕幸乎平樂。張甲乙而襲翠被，攢珍寶之翫好。紛瑰麗
已參廩，臨迥望之廣場。程角觴之妙戲，烏獲扛鼎。都盧尋橦，衝狹
驚澗，曾突鉛鋒。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華嶽峩峩，岡巒參

差神木靈草，朱實離離，總會倦僊。戲豹舞熊，白虎鼓瑟，於龍吹簫。
女蛾坐而長歌，聲清暢而委蛇。洪涯立而指麾，破毛羽之鐵礮。度
曲未終，雲起雪飛。初若飄飄，後遂霏霏。復臨重閣，轉石成雷，礮礮
激而增響，礮礮象乎天威。巨獸百尋，是爲曼延。神山崔巍，歛從背
見。熊虎升而犧攫，獲犧超而高援。怪獸陸梁，大雀跋跋。自象行至
垂鼻鱗，困海鱗變而成龍。狀蜿蜿以蟠蟠，舍利颺颺化爲仙車。驅
駕四鹿，芝蓋九葩。蟾蜍與龜，水人弄蛇。奇幻儻忽，易貌分形。吞刀
吐火，雲霧杳冥。畫地成川，流渭通涇。東海黃公，赤刀粵祝。冀厭白
虎，卒不能救挾邪。作蠱于是不售，爾乃建戲車，樹脩旃，振僮程材。
上下翩翩，突倒投而跟絰。譬墮絕而復聯，百馬同轡。騁足竝馳，橦
末之伎態不可彌。鶻弓射乎西羌，又顧發乎鮮卑。于是眾變盡心，
醉醉盤樂，極悽懷。翠陰戒期門，微行要屈降。尊就卑，懷璽藏紱。便
旅閭闈，周觀郊遂。若神龍之變化，章后皇之爲貴。然後歷掖庭，適

驩館捐衰色從嬿婉促中堂之隔坐羽觴行而無筭祕舞更奏妙
材騁伎妖靈豔夫夏姬美聲暢于虞氏始徐進而羸形侷不任平
羅綺疊清商而劄轉增嬪娟自此象紛縱體而迅赴若驚鶴之羣
罷振朱屣于盤櫈奮長袖之飈纏要紹脩態麗服颺青昭藐流眄
一顧傾城展季桑門誰能不營列爵十四競媚取榮盛衰無常唯
愛所丁衛后興于鬢髮飛燕寵于體輕爾乃逞志究欲窮身極娛
鑒戒唐詩他人是媿自君作故何禮之拘增昭儀于婕妤賢既公
而又俟許趙氏昌無上思致董子有虞王閑爭于坐側漢載安而不
渝高祖創業繼體承基暫勞永逸無爲而治耽樂是從何慮何
思多歷年所二百餘春徒昌地沃野豐百物殷阜巖險周固衿帶
易守得之者強據之者久流長則難竭柢深則難朽故倉秦肆情
馨烈彌茂鄙生生乎三百之外傳聞于未聞之者曾叟嗣其若夢
未一隅之能睹此何與于殷人屢遷前人而後五居相圯歟不常

厥土盤庚作誥。師人曰苦方今聖上同天號于帝皇。掩四海而爲家。富貴之業莫我大也。徒恨不能占靡麗爲國華。獨儉嗇已厭齋。忘蟋蟀之謂何。豈欲之而不能。將能之而不欲。耽蒙竊惑焉。願聞所曰辯之之說也。文選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五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張衡

東京賦

安處先生于是佞性不能言，撫然有閒，乃莞爾而笑曰：若客所謂末學膚受，賈耳而賤目者也。苟有曾而無心，不能節之以禮，宜其陋今而榮古矣。由余召西戎孤臣，而悝繆公于宮室，如之何其召溫故而知新，研覈是非，近于此惑？周姬之末，不能厥政，政用多僻，始于宮鄰，卒于金虎，嬴氏掉翼，擇肉西邑。是時也，七雄竝爭競，相高呂奢，塵楚築章華于前，趙建叢臺于後，秦政利觜長距，終得擅場思專其侈，召莫已若。迺構阿房，起甘泉，結雲閣，冠南山，征稅蓋人，力殫然後收召太半之賦，威召參夷之刑，其遇民也，若蘿氏之芟草，既蘊崇之，又行火焉，慄慄黔首，豈徒跼高天蹐厚地而已哉？乃

救死于其頸，歐呂就役，唯力是視。百姓弗能忍，是用息肩于大漢，而欣戴高祖。高祖膺籲受圖，順天行誅，杖朱旗而建大號，所推必亡，所存必固。埽項軍于垓下，繼子嬰于輶塗，因秦宮室，據其府庫，作洛之制，我則未暇。是呂西匠營宮，自斫阿房，規摹踰溢，不度不臧，損之又損之，然尚過于周堂。觀者狹而謂之陋，帝已識其泰而弗康，且高旣受命建家，造我區夏矣。文、文躬自菲薄，治致升平之德，武有大啟土宇，紀禪肅然之功，宣重威于撫和，戎狄呼韓來草，咸用紀宗存主，饗祀不輟。銘勳彝器，歷世彌光，今捨純懿而論褒德，吾春秋所諱而爲美談，宜無嫌于往初。故蔽善而揚惡，祇吾子之不知言也。必曰肆奢爲賢，則是黃帝合宮，有虞總廟，固不如夏癸之瑤臺，殷辛之瓊室也。湯武誰革而用師哉？盍亦覽東京之事，呂自寤乎？且天子有道，在海外守位，仁不恃隘害，苟民志之，不諒，何云巖險與襟帶，秦負阻于二關，卒聞項而受流，彼偏據而

規小豈如宅中而圖大昔先王之經邑也掩觀九隩靡地不營土圭測景不縮不盈總風雨之所交然後已建王城審曲面勢泝洛背河左伊右瀍西阻九阿東門于旋盟津達其後太谷通其前迴行道乎伊闕邪徑捷乎轘轔大室作鎮揭日熊耳底柱輶流鐸已大伾溫液湯泉黑丹石輜王鮪岫居能鼈三趾宓妃攸館神用挺紀龍圖授羲龜書界妃召伯相宅卜惟洛食周公初基其繩則直薦弘魏舒是廟是極經途九軌城隅九雉度堂已筵度室已凡京邑翼翼四方所視漢初弗之宅故宗緒中圯巨猾閭聲竊弄神器歷載三六偷安天位于時蒸民罔敢或貳其取威也重矣我世祖忿之乃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授鍼四七共工是除櫬槍旬始羣凶靡餘區宇乂盜思和求中睿哲玄覽都茲洛宮日止日時昭明有融旣光厥武仁治道豐登岱勒封與黃比崇逮至顯宗六合殷昌乃新崇德遂作德陽啟南端之特闢立應門之將將昭仁惠于崇

賢抗義聲于金商，飛雲龍于春路。屯神虎于秋方，建象魏之兩觀。
旌六典之舊章，其內則含德章臺，天祿宣明，溫飭迎春，壽安永寧。
飛閣神行，莫我能形。濯龍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蘭被涯。渚
戲躍魚，淵游龜鶴，永安離宮，修竹冬青，陰池幽流，玄泉冽清。鷗鷺
秋棲，鶴鳩春鳴，鴟鳩麗黃，闢關嚙嚙。于南則前殿靈臺，獻驩安福。
詔門曲榭，邪阻城洫，奇樹珍果，鉤盾所職。西登少華亭，候修敕，九
龍之內，實曰嘉德。西南其戶，匪雕匪刻，我后好約，乃宴斯息。于東
則洪池清蘋，涤水澹澹，內阜川禽，外豐葭菼，獻鼈蜃與鮑魚，供蠧
麌與菱芡，其西則有平樂都場，示遠之觀。龍雀蟠蜿，天馬半漢，瑰
異譎詭，燦爛炳煥，奢未及侈，儉而不陋，規遵王度，動中得趣。于是
觀禮，禮舉儀具，經始勿亟，成之不日。猶謂爲之者勞，居之者逸，慕
唐虞之茅茨，思夏后之卑室，乃營三宮，布敎頒常，複廟重屋，八達
九房，規天矩地，授時順鄉，造舟清池，惟水泱泱，左制辟雍，右立靈

臺因進距衰表賢節能馮相觀祲祈禳災于是孟春元日羣后
羽戾百僚師師于斯胥泊藩國奉聘要荒來賓具惟帝臣獻琛執
贊當巍乎殿下者蓋數萬目二爾乃九賓重臚人列崇牙張錦鼓
設郎將司階虎戟交鍛龍輅充庭雲旗拂電夏正三朝庭燎皆折
撞洪鐘伐靈鼓有震人鄙軒磕隱罰若疾霆轉雷而激迅風也是
時稱警蹕已下雕輦于東廂冠通天佩玉璽紆皇組要千將負斧
辰次席紛純左右玉几而南面召聽矣然後百辟乃入司儀辨等
尊卑召班璧羔皮帛之贊旣奠天子乃召三揖之禮禮之穆穆焉
皇皇焉濟濟焉將將焉信天下之壯觀也乃羨公侯卿士登自東
除訪萬機詢朝政勤恤民隱而除其眚人或不得其所若已納之
于隍荷天下之重任匪怠皇召寧靜發京倉散禁財資皇寮逮輿
臺命膳夫召大饗饔餼汝平家陪春醴惟醇燔炙芬芬君臣歡庶
具醉熏熏千品萬官已事而踐勤屢省懋乾乾清風協于玄德清

化通于自然，憲先靈而齊軌，必三思。呂頤愆招有道于側陋，間敢諫之直言，聘丘園之耿絜，旅東帛之斐斐，上下通情，式宴且盤。及將祀天郊，報地功，祈福乎上玄，思所召爲虔肅肅之儀盡，穆穆之禮殫，然後召獻精誠，奉禋祀，曰允矣天子者也。乃整法服，正冕帶，珩紩絃，繼玉笄，綦會火龍黼黻，藻綽盤廬，結飛雲之祿輶，樹翠羽之高蓋，建辰旒之太常，綸焱悠自容，裔六爻虬之奔，袞膺騰驤而沛艾。龍輶華轔，金鍛鏤錫，方銓左纛，鉤膺玉壤，鑾聲噭噭，和鈴鍊鍊，重輪貳轄，疏轂飛輪，羽蓋威蕤，旆旌瑤曲，蓋順時服而設副，咸龍旗而繁纓，立戈迤邐，農輿輅本，屬車九九，乘軒竝轂，班駕重旗，朱旄青旄，奉引旣畢，先輅乃發，鸞旗皮軒，通帛繡旆，雲罕九旂，闇轂轡轔，鼙鼙，翼毛被繡，虎夫戴鵠，駢承華之蒲梢，飛流蘇之騷殺，總輕武于後陳，奏嚴鼓之嘈囂，戎士介而揚揮，戴金鉢而建黃鍼，清道案列，天行星陳，肅肅習習，隱隱幡幢，厥未出乎城闕，旆已反乎郊畛。

盛夏后之致美，发敬恭于明神，爾乃孤竹之管，雲和之瑟，雷鼓微
震，六變既畢，冠華乘翟，列舞八佾。元祀惟稱，羣望咸秩，颺標燎之
炎煥，致高煙乎太一。神歆馨而頤德，祚靈主曰元吉。然後宗上帝
于明堂，推光武昌作配，辨方位而正則，五精帥而來推尊，赤氏之
朱光，四靈懋而允懷。于是春秋改節，四時迭代，蒸蒸之心，感物曾
思，躬追養于廟祧，奉蒸嘗與祿祠，物牲辨省，設其幅衡，毛鳥豚肺，
亦有和羹，滌濯靜嘉禮儀。孔明萬舞奕奕，鍾鼓喤喤，靈祖皇考，來
顧來饗，神具醉止，降福穰穰。及至農祥，晨正土膏，脈起乘變，輶而
駕蒼龍，介駟閒，召剗耜躬，三推于天田，脩帝籍之千畝，供禘郊之
粢盛，必致思乎勤已，兆民勸于疆場，感懋力曰耘耔，春日載陽，合
射辟雍，設業設虞宮，懸金鑪，鼓鼙路叢，樹羽幢幢，于是備物，物有
其容，伯夷起而相儀，后夔坐而爲工，張大侯制五正，設三乏，匪司
旌，并來旣設，儲平廣庭，于是皇輦夙駕，輦于東階，日須消啟，明埽

朝霞登天光于扶桑天子乃撫玉輅時乘六龍發鯨魚鑿華鍾大
丙弭節風后陪乘攝提運衡徐至于射宮禮事展樂物具王夏闌
騶虞奏決拾既次彫弓斯彀達餘萌于暮春昭誠心召遠喻進明
德而崇業滌饗養之貪欲仁風衍而外流誼方激而遐驚日月會
于龍龜恤民事之勞疚因休力召息勤致歡忻于春酒執鑾刀召
祖割奉觴豆于國叟降至尊召訓恭送迎拜乎三壽敬慎威儀示
民不渝我有嘉賓其樂愉愉聲教布濩盈溢天區文德既昭武節
是宣三農之隙曜威中原歲惟仲冬大閱西園虞人掌焉先期戒
事悉率百禽鳩諸靈囿獸之所同是謂告備乃御小戎撫輕軒中
畋四牡既佑且閑戈矛若林牙旗繽紛迄上林結徒營次和樹表
司鐸受鉦坐作進退節召軍聲三令五申示戮斬牲陳師鞠旅敎
達禁成火列具舉武士星敷鵠鵠魚麗箕張翼舒軌座掩泣匪疾
匪徐馭不詭遇射不翦毛升獻六禽時膳四膏馬足未極輿徒不

勞成禮三殿解罘不窮樂已訓儉不殚物已昭仁慕天乙之
弛罟因教祝已懷民儀姬伯之渭陽失能罿而獲人澤浸昆蟲威
振八寓好樂無荒允文允武薄狩于敖既獫墮焉岐陽之蒐又何
足數爾乃卒歲大饑歐除羣厲方相秉鉞巫硯操茆依子萬童丹
首玄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飛礮雨散剛惲必熒煌火馳而星流
逐赤疫于四裔然後凌天池絕飛梁捎魑魅斬猶狂斬螭蛇腦方
良因耕父于清泠溺女魃于神潢殲夔魌與罔像殪野仲而殲游
光八靈爲之震懼況魃盛與畢方度朔作梗守已懲壘神荼副焉
對探索葦目察區陬司執遺鬼京室密清罔有不題于是陰陽交
和庶物時育上征考祥終然允淑乘輿巡乎岱嶽勸稼穡于原陸
同衡律而壹軌量齊急舒于寒燠省幽明已黜陟乃反旆而迴徂
望先帝之舊墟慨長思而懷古俟聞風而西遐致恭祀乎高祖既
春游已發生啟諸塾于潛戶度秋豫已收成觀豐年之多稌嘉田

峻之匪懈。行致資于九扈，左瞰陽谷，右睨玄圃。眇天末，呂遠期規。
萬世而大墓，且歸來。呂繹勞膺多福，呂安念總集瑞命，備致嘉祥。
圉林氏之驕處，擾澤馬與騰黃鳴女牀之鸞鳥舞丹穴之鳳皇。植
華平于春圃，豐朱草于中庭。惠風廣被，澤洎幽荒。北燮丁令，南諧
越裳。西包大秦，東過樂浪。重舌之人，九譯僉稽首而來。王是呂諭，
其遷邑易京，則同規乎殷盤。改奢卽儉，則合美乎斯干。登封降禪，
則齊德乎黃軒。爲無爲事，無事永有。民呂孔安，遵節儉，尚素樸。思
仲尼之克己，履老氏之當足。將使心不亂，其所在目不見其可欲。
賤犀象，簡珠玉，藏金于山，抵璧于谷。翡翠不裂，瑩瑠不簇。所貴惟
賢，所寶惟穀。民去末而反本，感懷忠而抱慤。于斯之時，海內同情。
曰：吁！漢帝之德矣。其確而蓋莫，莫莫而爲難持也。故曠世而不覲，惟我
后能殖之。已至和平，方將數諸朝。階然則道胡不懷化，胡不柔聲。
與風翔澤，從雲游。萬物我賴，亦又何求。德寓天覆，輝烈光燭，狹三

王之趣起軼五帝之長驥蹕二皇之遐武誰謂駕遐而不能屬東
京之懿未肇值余有大馬之疾不能究其精詳故粗爲賓言其梗
槩如此若乃流逝忘反放心不覺樂而無節後離其戚一言幾于
喪國我未之學也且夫望誠之智守不假器況纂帝業而輕天位
瞻仰二祖厥廟孔肆常翹翹自危懼若乘奔而無轡白龍魚服見
困豫且雖萬乘之無懼猶怵惕于一夫終日不離其輜重獨微行
其焉如夫君人者難纏塞耳車中不內顧珮已制容鑾已節塗行
不變玉駕不亂步卻走馬已糞車何惜驃裹與飛兔方其用財取
物常畏生類之殄也賦政任役常畏人力之盡也取之已道用之
已時山無捲枯木不虞胎草木蕃廡鳥獸阜滋民忘其勞樂輸其
財百姓同于饒衍上下共其雍熙洪恩素蓄民心固結執誼顧主
夫懷貞節忿姦慝之干命怨皇統之見替玄謀設而陰行合二九
而成謫登聖皇于天階章漢祚之有秩若此故王業可樂焉今公

子苟好勦民目媿樂忘民怨之爲仇也好殫物目窮寵忽下叛而生憂也夫水所目載舟亦所目覆舟堅冰作于履霜尋木起于蘖栽昧旦不顯後世猶怠況初制于甚秦服者焉能改哉故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雖系目墮牆墮瀝亂目收置解罘卒無補于風規祇目昭其愆尤臣濟參召陵君志經國之長基故函谷擊析于東西朝顛覆而莫持凡人心是所學體安所習鮑肆不知其寔翫其所目先入咸池不齊度于埏咬而眾聽或疑能不惑者其唯子野乎客既醉于大道飽于文義勤德畏戒喜懼交爭固然若醒朝罷夕倦奪氣褫魄之爲者忘其所目爲談失其所目爲所聞華而不實先生之言信而有徵鄙夫寡識而今而後乃知大漢之德馨成在于此昔常恨三墳五典既泯仰不睹炎帝帝魁之美得聞先生之餘論則大庭氏何目尚茲走雖不敏庶斯達矣文選

南鄙賦

於顯樂都，旣麗且康。陪京之南，居漢之陽。割周楚之豐壤，跨荆豫而爲疆體。爽塏已閑敞，紛郁郁其難詳。顧其地勢，則武關關其西，桐柏揭其東，流滄浪而爲隍。廓方城而爲墉，湯谷涌其後，清水溢其胷。推淮引湍，三方是通。其寶利珍怪，則金彩玉璞，隨珠夜光，銅錫鉛錯，赭瑩流黃。綠碧紫英，青腹丹粟。太一餘糧，中黃穀玉。松子神陂，赤靈解角。耕父揚光于清冷之淵，游女弄珠于漢皋之曲。其山則崆峒嶠崿，嶠崿崇刺。岩崿畢嵬，嶽崿屹崿。幽谷巒岑，夏含霜雪，或巒岑而纏連，或巒爾而中絕。鞠巍巍其隱天，俯而觀乎雲霓。若夫天封大狐，列仙之陬。上平行而曠蕩，下蒙籠而崎嶇。坂抵巒嶠，嶠而成巔。谿壑錯繆而盤紝，芝房菌蠢生其隈。玉膏瀦溢流其隅，寃澨無日參。閭風不能踰其木，則檉松楔櫻，慢柏扭櫟。楓柳櫧櫞，帝女之桑。脩柯栱桷，柵柵檻櫓。結根竦本，垂條嬋媛。布綠葉之萋

萋敷華藻之蓑蓑，玄雲合而重陰。谷風起而增哀，攢立叢駢。青冥
盱瞑杳，藹莽莽。鬱于谷底，森孽孽而刺天。虎豹黃能游其下，穀獵獵。
徙戲其巔，鸞鷟鶯鵠翔其上。騰猿飛蠅棲其間，其竹則鐘籠簾。
條解瓠華，緣延抵阪。瀕漫陸離，阿那翁茸。風靡雲披，爾其川瀆。則
淮澧藻瀛，發源巖穴。潛匿洞出，沒滑漫流。布濩漫汪，漭沆洋洋。撓
括趨欲，箭馳風疾。流湍投潑，玢汎輒軋。長輪遠逝，漻淚滅汨。其水
蟲則有𧈧鼈鳴蛇，潛龍伏螭。鱗鰐鰐鰐，蘿𧈧鮫鱗。巨鱗函珠，駭瑕
委蛇。于其陂澤，則有鉗盧玉池。赭陽東陂，貯水渟渟。互望無涯，其
草則蘚苧蘋莞，蔣蒲蒹葭。藻茆菱芡，芙蓉含華。從風發榮，斐披芬
葩。其鳥則有鴛鴦鵠鷺，鴻鵠鴛鵠。鶴鵠鴟鴞，鶴鵠鴟鴞。嚙嚙和鳴，
澹淡隨波。其水則開賓灑流，浸彼稻田。溝澗脈連，隄塍相輔。朝雲
不興，而潢潦獨臻。決渫則膜，爲溉爲陸。冬稌夏穡，隨時代熟。其原
野則有桑漆麻苧，菽麥稷黍。翼翼與與，若其閭圃。則有

蓼蔴蘋荷諸薦菹臘耕冀芋瓜乃有櫻梅山柿俟桃梨栗椑棗若
貢穰橙鄧橘其香草則有薜荔煎若微薰蓀葛曉曬蔚蔚含芬吐
芳若其廚膳則有華鄭重秬澆臯香秔歸雁鳴鵠黃稻鰐魚已爲
芍藥酸甜滋味百種千名各期夏筍秋韭冬青蘇蘋紫薑拂微塵
腥酒則九醞甘醴十旬兼清醪敷徑土浮蟻若辨其甘不爽醉而
不醒及其糴宗綏族祿祠蒸嘗旨速遠朋嘉賓是將揖讓而升宴
于蘭堂珍羞琅玕充溢圓方琢珊瑚獵金銀琳琅侍者蠶嬌巾幘
鮮明被服雜錯履躡華英儂才齊敏受爵傳觴獻酬旣交率禮無
違彈琴振簫流風徘徊清角發徵聽者增哀客賦醉言歸主稱露
未晞接歡宴于日夜終愷樂之令儀于是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方
程蠶便紹便娟微眺流睇蛾眉連卷于是齊僮唱兮列趙女坐南
歌兮起鄭舞白鶴飛兮蘭曳緒修袖縹繞而滿庭羅韞躡蹀而容

與嗣縣縣其若絕眩將墜而復舉翹遙遷延蹠躡結九秋之
增傷怨西荆之折盤彈箏吹笙更爲新聲寡婦悲吟鳴雞哀鳴坐
者悽歎蕩魂傷精于是羣士放逐馳乎沙場驛騎濟鑪黃閒機張
足逸驚飄鏃析毫芒俯貴魴鯉仰落雙鵠魚不及竄鳥不暇翔爾
乃撫輕舟分浮清池亂北渚兮揭南涯汰灔澦兮船容裔陽侯燒
兮掩鳧鷺追水豹兮鞭螭蛇憚龍兮怖蛟螭于是日將逮昏樂
者未荒收驪命駕分背迴塘車雷震而風厲馬鹿超而龍驤夕暮
言歸其樂難忘此乃游觀之好耳目之娛未睹其美者焉足稱舉
夫南陽者真所謂漢之舊都者也遠世則劉后甘臘龍醢視魯縣
而來遷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祀乎堯山固靈根于夏葉終三代而
始蕃非純德之宏圖孰能揆而處旃近則考侯思故匪居匪寧穢
長沙之無樂歷江湘而北征曜朱光于白水會九世而飛榮察茲邦
之神偉啟天心而席蓋于其宮室則有閭廬舊宅隆崇崔嵬御房

穆曰華麗連閣煥其相徽聖皇之所造遙靈祇之所保綏章陵營
已青葱清廟肅已微微皇祖歆而降福彌萬祀而無衰帝王滅其
擅美詠南音已顧懷且其君子弘懿明敘允恭溫良容止可則出
言有章進退屈伸與時抑揚方今天地之唯刺帝亂其政豺虎肆
虐真人革命之秋也爾其則有謀臣武將皆能攬戾執猛破堅摧
剛排撻陷局蹙蹈咸陽高祖階其塗光武攬其英是呂關門反距
漢德久長及其去危乘安視人用遷周召之儔據鼎足焉呂后王
職縉紳之倫經綸訓典賦納呂言是呂朝無闕政風烈昭宣也于
是乎鯢齒眉壽鮑背之叟皤皤然被黃髮者喟然相與歌曰望翠
華兮歲蕤建太常兮徘徊駟飛龍兮驃驃振和鶯分京師總萬乘
兮徘徊按平路兮來歸豈不思天子南巡之辭者哉遂作頌曰皇
祖止焉光武起焉據彼河洛統四海焉本枝百世位天子焉永世
克孝懷桑梓焉真人南巡覩舊里焉

選文

定情賦

夫何妖女之淑麗，光華豔而秀容。斷當時而呈美，冠朋匹而無雙。
歎曰：大火流兮草蟲鳴，繁霜降兮草木零。秋爲期兮時已征，思美
人兮愁屏營。裁文類狀十八

思在面爲鉛華兮，患離塵而無光。文選洛神賦注

歸田賦

遊都邑兮永久，無明略兮佐時。徒臨川兮羨魚，俟河清乎未期。感
蔡子之慷慨，從唐生兮決疑。諒天道之微昧，追漁父兮同嬉。超埃
塵兮遐逝，與世事乎長辭。于是仲春兮月，時和氣清。原隰鬱茂，百
草滋榮。王雎鼓翼，鶴鷗哀鳴。交頸頩頩，關關嚶嚶。于焉逍遙，聊呂
娛情。爾乃龍吟方澤，虎嘯山丘。仰飛纖繳，俯釣長流。觸矢而弊，貪
餌吞鉤。落雲閒之逸禽，懸淵沈之鯀鱸。于時曜靈俄景，係呂望舒。
極般遊之至樂，雖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遺誠，將迴駕乎蓬廬。

五弦之妙指詠周孔之圖書揮翰墨自奮藻陳三皇之軌模苟縱心于物外安知榮辱之所如

文選苑文類
卷三十六

舞賦

并序

昔客有觀舞于淮南者美而賦之曰

音樂陳兮旨酒施擊罿鼓兮吹參差叛淫衍兮漫陸離于是飲者皆醉日亦既吳美人興而將舞乃修容而改服襲羅縠而雜錯申綢繆㠯自飾拊者歎其齊列般鼓煥㠯駢羅抗修袖㠯翳面兮展清聲而長歌歌曰驚雄逝兮孤雌翔臨歸風兮思故鄉搦纖腰而互折嬾傾倚兮低昂增芙蓉之紅華兮光的皪發揚膽矯目㠯顧盼眸爛爛㠯流光連翩駱驛乍續乍絕裾但文選注
若飛燕袖文選注
若震門文選注
若電滅塞

兮宕往兮中輒于是粉黛施兮玉質粲珠簪挺兮縉髮亂然后整笄攬髮被纖垂榮同服駢奏合體齊聲進退無差若影追形

文藝

頌聚四十初學記十五御覽三百八十五又略見
文選潘岳射雉賦注陸機爲顧彥先贈婦詩注

歷七盤而蹉跎後漢邊讓傳注文選舞賦注陸機日出東

含清吐而吟詠若離鴻鳴姑邪

文選琴賦注七言注

既娛心已悅目

文選陸機演連珠注

且夫九德之歌九韶之舞化如飄風澤譬時雨移風易俗混一齊

楚召祀則神祇來格召饗則賓主樂胥方于此孰者爲優

初學記十

選笙賦注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五十二終

全後漢文卷五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張衡

三

羽獵賦

皇上感天威之慘烈思太昊之觀虞虞人表林麓而廓禁藪翦荆
梓而夷榛株于是鳳皇獻歷太僕駕具蚩尤先驅雨師清路山靈
護陳方神蹕御羲和奉轡弭節西征翠蓋葳蕤鸞鳴瓏玲山谷爲
之澹淡丘陵爲之簸傾于是皇輿綢繆遷延容與抗天津于伊洛
夏遙集乎南圃大詔獵者競逐長驅輕車飄厲文選廣絕交論跋
車馬羽騎電驚霧合雲集波流雨注馬蹂麋鹿輪鱗雉兔弓不妄
轡弩不虛舉鳥驚絳羅獸與矢遇藝文類聚六十六
初學記二十二

乘瑤珠之雕軒建輝天之華旗

御覽八百九

風颯颯其扶輪

文選魏文帝芙蓉池作詩注

開闔闔兮坐紫宮

文選陸機漢高祖臣頌注

扇賦

寤茲竹召成扇乃畫象而造儀惟規上而矩下播采爛召雜施

北堂

書鈔一百三十四

擔舟口召尋弱隨俯仰而成形

同上

觸體賦

張平子將遊目十九野觀化乎八方星回日運鳳舉龍驤南遊赤
野北陟幽鄉西經昧谷東極扶桑于是季秋之辰微風起涼聊回
軒駕左翔右昂步馬于疇阜逍遙乎陵岡顧見觸體委于路旁下
居淤壤上負玄霜平子悵然而問之曰子將并糧推命召天逝乎
本喪此土流遷來乎爲是上智爲是下愚爲是女人爲是丈夫于
是肅然有靈但聞神響不見其形答曰吾宋人也姓莊名周游心
方外不能自修壽命終極來此玄幽公子何召問之對曰我欲告

之于五岳禱之于神祇起子素骨反子四肢取耳北坎求目南離使東震獻足西坤授腹五內皆還六神盡復子欲之不平觸體曰

公子之言殊難也死爲休息生爲役勞冬水之凝何如春冰之消

又陸機從軍

行注作飛鋒

巢許所恥

伯成所逃

况我已化

與道逍遙

離朱不能

見子野不能聽堯舜不能賞桀紂不能刑虎豹不能害劙戟不能傷與陰陽同其流與元氣合其樸日雷電爲鼓扇日月爲燈燭日雲漢爲川池日星宿爲珠玉合

體自然無情無欲澄之不清渾之不濁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于是

言卒響絕神光除滅顧盼發軫乃命僕夫假之日縞巾衾之日玄

塵爲之傷涕酬于路濱古文苑叢文類聚十七初學記十四御覽三百七十四又略見文選顏延之五君詠

注郭泰機贈傅成詩注

冢賦

載輿載步。地勢是觀。降此平土。陟彼景山。一升一降。乃心斯安。爾
乃廩巍山。平險陸刊。蔽林鑿盤石。起峻壘。構大梓。高岡冠其南。平
原承其北。列石限其壇。羅竹篋其域。系㠭脩燧。匝雕匪溝瀆。曲折相
連。迤靡相屬。乃樹靈木。靈木戎戎。繁霜幾幾。匪雕匪琢。周旋顧盼。
亦各有行。乃相厥宇。乃立厥堂。直之㠭繩。正之㠭日。有覺其材。㠭
構玄室。奕奕將將。崇棟廣宇。在冬不涼。在夏不暑。祭祀是居。神明
是處。脩燧之際。亦有掖門。掖門之西。十一餘半。下有直渠。上有平
岸。舟車之道。交通舊館。寒淵慮弘。存不忘亡。恢厥廣壇。祭我兮子
孫。宅兆之形。規矩之制。希而望之。方㠭麗踐而行之。巧㠭廣幽。墓
既美。鬼神既益。降之㠭福。于㠭之平。如春之卉。如日之升。古文苑
藝文類

駿賀四十
學記十四

鴻賦序

南寓衡陽。避初寒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高韻。猶戀已降。罕見其

儔而鍛翮牆陰偶影獨立唼味粧粧爲伍不亦傷乎予五十
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其多緒乃爲之賦聊以慰慰

仰贊九百

上
九

東巡誥

惟二月初吉帝將狩于岱嶽展義省方觀風設教丙寅朏率羣賓
備法駕己祖于東門乙酉觀禮于魯而休齊焉己丑屆于靈宮是
日也有鳳雙集于臺壬辰祀上帝于明堂帝曰咨子不材爲天地
主憄憄翹翹百僚萬幾心之謂矣孰朕之勞上帝有靈不替朕命
誕故不祇承凡庶與祭于壇壝之位者曰懷爾邦君實願先帝載
厥大宗臣左右朕躬羣臣曰帝道橫被旁行海表一人有慶萬民
賴之從巡助祭者茲惟嘉瑞乃歌曰皇皇者鳳通玄知時萃于山
趾與帝邀期吉事有祥惟漢之祺帝曰朕不敢當亦不敢蔽天之
吉命藝文類聚三十九初學記

十三御覽五百三十七

卷之三

陽嘉二年京師地震對策

臣聞政善則休祥降，政惡則咎徵見。苟非聖人，或有失誤。昔成王疑周公而大風拔樹木，開金縢而反風，至天人之應，速于影響。故周詩曰：「無曰高高，在上。」日監在茲閒者，京都地震，雷電赫怒，夫動靜無常，變改正道，則有奔雷土裂之異。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及文法。辛卯詔曰：「能宣章句，奏案爲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就末，曾子長于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可觀，內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制矣。且郡國守相割符，盡境爲大臣，一旦免黜，十有餘人，吏民罷于送迎之役，新故交際，公私放濫，或臨政蒞民，爲百姓取便，而呂小過免之，是爲奪人父母，便嗟號也。又察選舉一任三府臺閣，秘密振暴于外，貨賄多行人，事流通令直，僞渾淆，昏亂清朝，此爲下陵上替，分威共德，災異之興，不亦宜乎？易不遠。

復論不憚改朋友交接且不宿過況于帝王承天理物臣天下爲公者乎中閒已來妖星見于上震烈著于下天誠詳矣可爲寒心明首消禍于未萌今既見矣修政恐懼則轉禍爲福矣袁宏後漢紀十八

水者五行之首燭而逆流者人君之恩不能下及而教逆也續漢五行志三注補引

敦煌實錄張衡對策

表奏日蝕

今年三月朔方覺日蝕此郡懼有兵患臣愚已爲可救北邊須塞郡縣明烽火遠斥候深藏固閉無令穀畜外露續漢五行志十六
陽嘉四年注補

表求合正三史

臣伏見陛下思光先績已典籍爲本而史書枝別條異不同一貫建武已來新裁未就初學記二十

臣仰幹史職敢微官守竊貪成訓自忘頑愚願得專于東觀畢力于紀記竭思于補闕俾有漢休烈比久長于天地竝光明于日月

昭示萬嗣、永永不朽也。

後漢張衡傳
注引衡表

上順帝封事

臣竊見京師爲害，兼所及民，多病死。死有滅戶，人人恐懼。朝廷焦心，已爲至憂。臣官在手，改變禳災，思任防救，未知所由。夙夜征營，臣聞國之大事，在祀。祀莫大于郊天奉祖。方今道路流言，僉曰孝安皇帝南巡路崩，從駕左右行慝之臣，欲徵諸國王子，故不發喪。衣車還宮，僞遣大臣，竝禱請命。臣處外治，不知其審。然尊靈見問，豈能無怨？且凡夫私小有不諷，猶爲譴謫。況已大穢用禮郊廟？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天地明察，降禍見災，乃其理也。又阴者有司正。已冬至之後，奏聞恭陵神道，陛下至孝，不忍距逆。或發冢移尸，月令仲冬土事無作。慎無發蓋，及起大眾。已固而閉，地氣上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已喪，厲氣未息，恐其始此二年，欲使知過改悔。五行傳曰：六沴作見。若時共禦，帝

用不差神則不怒萬福乃降用章于下臣愚曰爲可使公卿處謙所呂陳術改過取媚神祇自求多福也

續漢五行志五注補

上疏陳事

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龍德泥蟠今乘雲高躋
磐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大任必先倥偬之也親履艱難者知下情
備經儉易者達物僞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
熙宜獲福祉神祇受譽黎庶而陰陽未和災眚屢見神明幽遠冥
鑒在茲福仁禍淫景響而應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
可見近世鄭蔡江樊周廣王聖皆爲效矣故恭儉畏忌必蒙祉祚
奢淫消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遯忘
反豈唯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賢不能見得思義故積惡成釁罪
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自戒則何陷于凶患乎貴寵之臣
眾所屬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譏惡有心皆同故怨讐溢乎

四海神明降其禍辟也。傾年兩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僭
恆陽若者也。懼羣臣奢侈，昏踰典式，自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
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人擾也。君臣靜唱，臣民動和，威自
上出，不趣于下，禮之正也。竊懼聖思厭倦，制不專已，恩不忍割，與
眾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
家，凶于而國。」天鑒孔明，雖疏不失，災異示人，前後數矣，而未見所
革，目復往悔，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下思惟所㠭，稽古率舊，勿
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袁宏紀作天斷。若恩從上下，事依禮制，禮制脩則
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望允塞，災消。袁宏紀作除。不至矣。後漢書

請禁絕圖讖疏

臣聞聖人明審律曆，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經天驗
道，本盡于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

張衡傳又見袁宏後漢紀十九少九句

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于前有微于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識書識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識若夏侯勝眭孟之徒曰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識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無識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識云共工理水凡識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識獨曰爲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于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于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勢無若是殆必虛偽之徒曰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擿識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識者皆不能說至于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爲不戒則知圖識成于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藪篇錄已定後人皮傳無所容纂永元中清河宋景遂曰麻紀推言水災而僞稱洞視

王版或者至于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効而復采前世成事自爲證驗至于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自昧勢位情僞較然莫之糾禁且律牒封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呂實事難形而虛僞不窮也宜收藏圖識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後漢張衡傳

論貢舉疏

古者呂賢取士諸侯歲貢孝武之代郡舉孝廉又有賢良太學之選于是名臣皆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能焉陛下卽位之初先訪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呂游刃當代博奕非曰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古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偈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于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

復隨輩皆見拜摺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俸祿于義已加不可復使理人及任州郡昔孝宣會諸儒于石渠章帝集學士于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乃若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已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致其大者達者也通典十六

論舉孝廉疏

自初舉孝廉到今二百年必先孝行行有餘力乃艸文法耳今詔書一日能誦章句結奏案爲限雖有至孝不當其科所謂損本而求末者也自改試日來累有妖星震裂之菑是天意不安于此法故也

奏事

飛塵增山霧露助海

初學記
御覽十二

麻議

五紀論推步行度當時比諸術爲近然猶未稽于古及向子歆欲

呂公春秋橫斷年數，損夏益周，攷之表紀，差謬數百。兩厤相課，六千一百五十六歲而太初多一日。冬至日直斗，而云在牽牛，迂闊不可復用，昭然如此。史官所共見，非獨衡興。前呂爲九道密近，今議者呂爲有闕。及甲寅元復，多違失，皆未可取正。昔仲尼順假馬

之名，呂崇君之義，況天之厯數，不可任疑從虛？呂非易是。續漢律
厯志中

延光二年尚書郎
張衡周興呂爲

與崔瑗書

乃者呂朝駕明日，披讀太玄經，知子雲特極陰陽之數也。呂其滿汎故，故時人不務此。非特傳記之屬，心實與五經擬。漢家得二百年卒平，所呂作興者之數，其道必顯。一代當然之符也。玄四百歲，其興乎？竭已精思，呂揆其義，更使人難論陰陽之事。足下累世窮道，極微子孫，必命世不絕。且幅寫一通，藏之呂待能者。

太玄經范
望注本載

陸續述玄引張平
子與崔子玉書

吾懷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復二百歲殆將終乎所言作者之數必顯一世當然之符也漢四百歲玄其興矣後漢張衡傳注云自此已上並與崔瑗書之文也

與特進書

蓬萊太史之祕府道家所貴衡再得當之竊爲幸矣北堂書鈔

銘刀強可一割文選

其言之不慙恃鮑子之知我文選曹植與楊德祖書注

酸者不能不苦于言文選

應問

觀者觀余去史官五載而復還非進取之勢也唯衡內識利鈍操心不改或不我知者自爲失志矣用爲問余應之已時有遇否性命難求因茲已露余誠焉名之應問云後漢張衡傳注引衡集

有聞余者曰蓋聞前哲首務務于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爲也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是故伊尹思使君爲堯舜而民處唐虞彼豈虛言而已哉必旌厥素爾咎單巫咸實守王冢申伯樊仲實幹周邦服袞而朝介圭作瑞厥跡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不歟且學非自要利而富貴萃之貴自行合富自施惠恩施令行故易稱自大業質自文美實由華興器賴雕飾爲好人自輿服爲榮吾子性德體道篤信安仁約已博裁無堅不鑽自思世路斯何遠矣曩滯日官今又原之雖老氏曲全進道若退然行亦自需必也學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櫓不存焉徒經思大衢內昭獨智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嘗見謗于鄙儒深厲凌揭隨時爲義曾何貪于支離而習其孤技邪參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已垂翅而還故棲蓋亦調其機而銛諸昔有文王自求多福人生在勤不索何獲曷若卑體屈已美言自相剋鳴于喬木乃金

聲而玉振之用後勸雪前吝嬉復不柔曰意誰斬也應之曰是何
觀同而見異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恥祿之不
夥而恆智之不博是故戒可學而行可力也天爵高懸得之在命
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旃而不臻求之無益故智者儻而不思阽身
已徼幸固貪夫之所爲未得而豫喪也枉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
虧志孰云非羞于心有猜則蠶食餌餉猶不屑餐旌晉目之意之
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曰之士或解衣褐而襲黼黻或
委重築而據文軒者度德拜爵量績受祿也輸力致庸受必有階
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吉凶分錯人用瞳朦黃帝爲斯深慘有風后
者是焉亮之察三辰于上跡禍福乎下經緯厯數然後天步有常
則風后之爲也當少昊清陽之末實或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
重黎又相顓頊而申理之日月卽次則重黎之爲也人各有能因
蓺受任鳥師別名四叔三正官無二業事不竝濟晝長則宵短日

南則景北天且不堪兼況召人該之夫玄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漏泥而潛蟠避害也公旦道行故制典禮召尹天下懼教誨之不從有人之不理仲尼不遇故論六經召侯來辟恥一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範所攷不齊如何可一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緹旒人無所麗燭武縣縋而秦伯退師魯連係箭而聊城弛折從往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要在說夫咸召得人爲臯失士爲尤故樊噲披帷入見高祖高祖踞洗召對酈生當此之會乃鼃鳴而鼇應也故能同心戮力勤恤人隱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由也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長譏之爛然有第夫女魃北而應龍翔洪鼎聲而軍容息溽暑至而鶉火棲寒冰沴而鼃蟄今也皇澤宣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并質共劑若修成之不暇尚何功之可立立事有三言爲下列下列且不可庶矣笑冀其二哉于茲縉紳如雲儒士成林及津者風撼失塗者幽僻遭遇難

要趙偶爲幸世易俗異事勢舛殊不能通其變而一度召揆之斯
契船而求効守株而伺免也冒愧逞願必無仁旨繼之有道者所
不履也越王句踐事此故厥緒不永捷徑邪至我不忍召投步干
進苟容我不忍召歛后雖有犀舟勁櫓猶人涉卬否有須者也姑
亦奉順敦篤守旨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不見是而不憯居下
位而不憂冗上德之常服焉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與之乎高睨
而大談孔甲且不足慕焉稱殷彭及周聯與世殊技固孤是求子
憂朱泙曼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子觀木雕獨飛愍我
垂翅故棲吾感去盡附鵠悲爾先笑而後號也斐豹旨獎督燔書
禮至旨掖國作銘弦高旨牛餼退敵墨翟旨榮帶全城貫高旨端
辭顯義蘇武旨禿節效貞捕且旨飛矰逞巧詹何旨沈鈞致精弈
秋旨棋局取譽王豹旨清謳流聲僕進不能參名于二立退又不
能羣彼數子惑三墳之旣頽惜八索之不理庶前訓之可鑽聊朝

隱乎柱史。且韞櫝召待價。踵顏氏召行止。曾不憚夫晉楚。敢告誠于知己。後漢張衡傳

可剖其孫枝。

文選賦注

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敍不合事。

易稱宓戲氏王天下。宓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史遷獨載五帝。不記三皇今宜并錄。

帝系黃帝產青陽昌意。周書曰。乃命少皞清。清卽青陽也。今宜實定之。並後漢張衡傳

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于編年月紀災祥。宜爲元后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爲其將。然後卽眞。宜已更始之號。建于光武之初。後漢張衡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五十四終

全後漢文卷五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張衡

四

七辯

無爲先生祖述列仙，肖世絕俗。唯誦道篇，形虛年裏。志猶不遷，于
是七辯謀焉。曰：無爲先生淹在幽隅，藏聲隱景，剗迹窮居，抑其不
遊，盍往辯諸？乃階而就之。

虛然子曰：樂國之都，設爲閑館。工榆制匠，謫詭煥爛。重屋百層，連
閣周漫，應門鏘鏘，華闕雙建。雕蟲形綠，螭虹蜿蜒。于是彈比翼落，
鶠黃加雙，鶴經鴛鴦。然後擢雲舫，觀中流。褰芙蓉，集芳洲。縱文身
搏潛鱗，採水玉，拔瓊根。收明月之照曜，飈赤璫之璘瑩。迴飄拂其
涼，蘭泉注其庭。二語從大選王融曲水詩序注補此宮室之麗也。子盍歸而處之
乎。

彫華子曰玄清白醴蒲陶釀醕

普鈔一百四十八

嘉肴雜鹽三醕七菹荔

支黃甘寒梨乾棗沙飴石密遠國儲珍于是乃有芻豢脯牲麋鹿

豹胎飛鳬棲鷺養之呂時肇洛之鱣割呂爲鮮

二語從潘岳注西征賦注補

齊和適其辛酸芳呂薑椒拂呂桂蘭文選七政江作木蘭華蘋重秬演皋香

秌曾稽之菰冀野之梁濟凌輶麪糅呂青秌四句俱從書鈔一
百四十二補入

羞雜選灼爍芳香此滋味之麗也子盍歸而食之

安存子曰淮南清歌燕餘材舞列乎前堂遞奏代敘結鄭衛之遺風揚流哇而咏激楚鼙鼓口吹竽籟應律金石合奏妖冶邀會觀者交目衣解忘帶于是樂中日晚移卽昏庭美人妖服變曲爲清改賦新詞轉歌流聲此音樂之麗也子盍歸而聽諸

闕丘子曰西施之徒姿容脩嫭弱顏回植妍夸閑暇形似削成腰如束素蝤蛴之領阿邢宜顧二語從文選洛神賦注陸機日出東南隅行注補淑性窈窕秀色美豔嬝委玄慧光可呂鑒鑑輔巧笑清眸流頤皓齒朱脣的

礫粲練于是紅華曼理遺芳酷烈侍夕先生同茲宴嬉假明蘭燈指圖觀列蟬縣宜愧天紹紓折此女色之麗也子盍歸而從之空桐子曰交阯緘綸筒中之絳京城阿縞璧之蟬羽製爲時服已適寒暑駟秀駢之駭駿載輶獵之輶車建采虹之長旛系雌霓而爲旗逸駭飄于青丘超廣漠而永逝此輿服之麗也子盍歸而乘之

微霧之冠飛融之纓

御覽六百八十四
案二語當在前段內

依衛子曰若夫赤松王喬羨門安期噓吸沆瀣飲醴茹芝駕應龍戴行雲梓弱水越炎氣覽八極度天垠上游紫宮下棲崑崙此神仙之麗也子盍行而求之先生乃興而言曰吁美哉吾子之誦穆如清風啟乃嘉猷實慰我心矯然傾首邪睨玄圃軒臂矯翼將飛未舉

蹊路詭怪

文選丘遲丘穎漁浦潭詩
注案此語當在前段內

堯無子曰。在我聖皇。躬勞至思。參天兩地。匪怠厥司。率由舊章。遵
彼前謀。正邪理謬。靡有所疑。旁窺八索。仰鏡三墳。講禮習樂。儀則
彬彬。是㠭英人底材。不賞而勸學。而不厭教。而不倦。于是二八之
儔。列乎帝庭。揆事施教。地平天成。然後建明堂。而班辟雍。和邦國
而悅遠人。化明如日。下應如神。漢雖舊邦。其政惟新。而先生乃翻
然迴面。曰君子一言。于是觀智。先民有言。談何容易。予雖蒙蔽。不
敏。指趣敬授教命。敢不是務。裁文類聚

四愁詩序

張衡不樂久處機密。陽嘉中出爲河間相。時國王驕奢。不遵法度。
又多豪右。并兼之家。衡下車治威嚴。能內察屬縣。姦猾行巧。劫皆
密知名。下吏收捕盡服。擒諸豪俠游客。悉惶懼逃出境。郡中大治。
爭訟息。獄無繫囚。時天下漸弊。鬱鬱不得志。爲四愁詩。效屈原。呂
美人。爲君子。呂珍寶。爲仁義。呂水深。雪雰。爲小人。思呂道術。相報。

貽于時君而懼說邪不得曰通

文選

南陽文學儒林書贊

南陽太守上黨鮑君愍文學之弛廢懷儒林之陵遲乃命匠修而
新之崇肅肅之儀揚濟濟之化

北堂書鈔

綏笥銘

南陽太守鮑德有詔所賜先公綏笥傳世用之時德更治笥衡時
爲德主簿作銘曰

懿矣茲笥爰藏寶紳冠纓

初學記二十作金纓

組履文章日信皇用我賜俾

作帝臣服其令服鸞封艾民天祚明德大資福仁垂光厥世子孫

克神厥器惟舊中實惟新周公惟事七涓有鄰

初學記二十六又御覽六百一

人十二七百十一

司徒呂公誄

昔呂皇祖帝交之緒伯夷秩唐唐宗允敘四岳在虞傅土佐禹克

厭帝心姓姜氏呂登是南邦百家呂處降及于周穆侯作輔寡于九族九族用盡登受八命袞職靡傾黃耳金鉉公餗呂盈綽今其寬敝今其清既明且哲式保令名旂旂從風騶牡超驤去此盡寓歸于幽堂玄室冥冥修夜彌長

藝文類聚四十七文選謝朓齊敬皇后袁增文注

司空陳公誄

敬仲初育發絲十絃鳳飛觀國流光未裔天祚明德德茂于公入孝出友爰肅爰邕兼學多識窮理知幾德音孔昭纖爾灰飛賦政二城還集皇閭公實省之亹亹庶績公實靜之藹藹百僚公實愍之乃陟司空纂禹之跡尊揚徽庸致訓京畿協和萬邦萬邦旣協殊服來同眇論前績莫與比蹤

藝文類聚四十七

後作鴻臚職掌九賓輯憲侯衛懷柔遠人

北堂書鈔五十四

大司農鮑德誄

昔君烈祖平顯奕世敬叔生牙美管交賴至于中葉種德呂邁種

德伊何去虛適參建旌屯畱其茂如林降及我君總角有聲遺蒙
萬穀寵祿斯丁宇約勤學克勞其形潛哲之資日就月成業業學
徒童蒙我求舍厥往著去風卽雅濟濟京河實爲西魯昔我南都
惟帝舊鄉同于郡國殊于表章命視如公弁冕鳴璜若惟允之實
耀其光導㠭仁惠敎㠭義方習射饗相饗老虞庠羌髡作虧艱我
西鄰君斯整旅耀武月頃蠢蠢戎虜是惄是震知德者鮮惟君克
舉旣厭帝心將虛台輔命有不永時不我與天實爲之孰其能禦
股肱或毀何痛如之國喪遺愛如何無思藝文類聚
四十九

靈憲

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于渾體是謂正
儀立度而皇極有道建也樞運有道稽也乃建乃稽斯經天常聖
人無心因茲曰生心故靈憲作興曰

太素之前幽清玄靜寂寘冥默不可爲象厥中惟虛厥外惟無如

是者永久焉。斯謂溟涬。蓋乃道之根也。道根既建。自無生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并氣同色。渾沌不分。故道志之言云。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其氣體固未可得而形。其遲速固未可得而紀也。如是者又永久焉。斯謂龐鴻。蓋乃道之幹也。道幹既育。萬物成體。于是元氣剖判。剛柔始分。清濁異位。天成于外。地定于內。天體于陽。故圓曰動。地體于陰。故平曰靜。動曰行。施靜曰合。化堙懶。構精時育。庶類斯謂天元。蓋乃道之實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有象可效。有形可度。情性萬殊。旁通感薄。自然相生。莫之能紀。于是人之精者。作聖。實始紀綱而經緯之。崑崙東南有赤縣之州。風雨有時。寒暑有節。苟非此土。南則多暑。北則多寒。東則多風。西則多陰。故聖王不處焉。中州含靈。外制八輔。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削千里。自地至天。半于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則是

渾也。將覆其數用重差鍼股懸天之景薄地之儀皆移千里而差一寸得之過此而往皆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謂也。宇宙無極。宙之端無窮。天有兩儀。呂儻道中。其可觀樞星是也。謂之北極。在南者不著。故聖人弗之名焉。其世之遂九分而減二。陽道左迴。故天運左行。有驗于物。則人氣左羸形右綈也。天曰陽迴。地曰陰淳。是故天致其動。稟氣舒光。地致其靜。承候施明。天曰順動。不失其中。則四時順至。寒暑不忒。致生有節。故品物用生。地曰靈靜。作合承天。清化致養。四時而後育。故品物用成。凡至大者莫如天。至厚者莫如地。至質者曰地而已。至多莫如水。水精爲漢。漢周于天而無列焉。思次質也。地有山嶽。呂宣其氣。精種爲星。星也者體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錯峙。各有適屬。紫宮爲皇極之居。六微爲五帝之庭。明堂之房。大角有席。天市有坐。蒼龍連蜷于左。白虎猛據于右。朱雀奮翼于前。靈龜圈首于後。黃神軒轅于中。六擾

既畜而狼蛇魚鼈罔有不具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于是備矣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其徑當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地廣二百四十二分之一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鳥象鳥而有三趾陽之類其數奇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蛤灑陰之類其數偶其後有馮焉者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姮娥竊之呂奔月將往枚筮之于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且大昌姮娥遂託身于月是爲蟾蜍夫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天日宣明于晝納明于夜如有瑕必露其匿人君者仰則焉夫月端其形而潔其質向日稟光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也眾星被耀因水轉光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于地也是謂闇虛在星則星微遇月則月食日之薄地暗其明也絲暗視明明無所屈是目望之若大方其中天天地同明絲明瞻暗暗還自奪故望之

若小火當夜而陽光在晝則不明也月之于夜與日同而差微星則不然強弱之差也五星五行之精眾星列布其呂神著有五列焉是有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動變定占實司王命四布于方各七爲二十八宿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經次用告禱福則天心于是見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命不然何呂摠而理諸夫三光同形有侶珠玉神守精存麗其質而宣其明及其衰神歇精斂于是乎有隕星然則奔星之所墜至地則石矣凡文耀麗乎天其動者七日月五星是也周旋右迴天道者貴順也近天則遲遠天則速行則屈屈則畱回畱回則逆逆則遲迫于天也行遲者覲于東覲于東者屬陽行速者覲于西覲于西者屬陰日與月共配合也攝提熒惑地候見晨附于日也太白晨星見昏附于月也二陰三陽參天兩

地故男女取則焉方星巡鎮必因常度苟或盈縮不逾于次故有

列司作使曰老子四星周伯王逢絮芮各一錯乎五緯之間其見

無期其行無度實妖經星之所審而察之然後吉凶宣周其詳可

盡續漢天文志上注開元占經一又五又六十四左傳序正義又

一百四十九又一百五十又一百五十六裁文類聚一又九十五初學

記八御覽一又二又四又七又一百五十七又八百六十九廣韻

四鹽

渾天儀

渾天如雞子天體圓如彈丸地如雞中黃孤居于內天大而地小
天表裏有水天之包地猶殼之裹黃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則一百八十二度八
分之五覆地上一百八十二度八分之五繞地下案御覽引作日月星辰繞地下
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其兩端謂之南北極北極乃天之中也在
正北出地上三十六度然則北極上規經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南

極天之中也。在正南入地三十六度，南極下規七十二度，常伏不見，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天轉如車轂之運也。周旋無端。

其形渾渾，故曰渾天也。

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九初學記一藝文類聚十一御覽二事類賦注一

案開元占經作渾儀注

赤道橫帶天之腹，去南北二極各九十一度十九分

度之五。

案後漢志注引作十分之五 橫帶者東西圍天之中腰也。然則北極小

規去赤道五十五度半，南極小規亦去赤道出地入地之數，是故

各九十一度半強也。

續漢律曆志注補開元占經一御覽二事類賦注一

案開元占經引橫帶者呂下俱作注文 黃道斜帶其腹，出赤道表裏各二十四度，日之所行也。日與五

行黃道無虧盈，月行九道，春行東方青道二，夏行南方赤道二，秋

行西方白道二，冬行北方黑道二。四季還行黃道，故月行有虧盈。

東西隨八節也。日最短，經黃道南，在赤道外二十四度，是其表也。

日最長，經黃道北，在赤道內二十四度，是其裏也。

續漢律曆志注補開元占經一

御覽二事類賦注一案日與五行合下開元占經作注文 故夏至去極六十七度而強，冬至

去極百一十五度亦強也。冬至日行南至斗二十一度，則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少強。是故日最短夜最長，景極長。日出辰，日入申，晝行地上一百四十六度少強。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強。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少強。是故日最長夜最短，景極短。日出寅，日入戌，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強。夜行地下一百四十六度少強。續漢律麻志注補闕元占經一御覽二事類賦注一案日行南至呂下開元占經作注文然則黃道斜截赤道者，卽春秋分之去極也。案後漢志注補闕春秋分引作則春分秋分斜截赤道者，東西交也。然則春分日在奎十四度少強，西交于奎也。秋分日在角五度弱，東交于角也。此黃赤道二之交中，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強，故景居二至長短之中。奎十四度，出卯入酉，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一百八十二度半強，故晝夜同也。續漢律麻志注補闕元占經一御覽二案斜截今此春分去極九十一度少強赤道者呂下開元占經作注文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少強者，就夏麻晷景之法。案續漢志注御覽二事類賦注一引

就夏商周之法，日爲率也。上頭橫行第一行者，黃道進退之數也。本景去極之法，日爲率也。

一百五十引常呂銅儀

度之則日晷可知也。呂儀一歲乃竟。

案北堂書鈔一百一十五引常呂銅儀

當呂銅儀日月度之，則可知也。呂儀一歲乃竟。

道黃道，乃調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從冬至所在始起，令之

相當直也。取北極及衝案續漢志注作衡

各鍼穿之爲軸，取薄竹篾穿其

兩端，令兩穿中間與渾半等呂貫之合察之，與渾相切摩也。乃從

鍼半起呂爲百八十二度八分之五，盡衝鍼之半焉。又中分其鍼

篾，拘去其半，令其半之際正直與兩端鍼半相直，令篾半之際從

冬至起一度，移之視篾之半際，少多赤道幾何也。

案續漢志注赤上有黃字

其所多少，則進退之數也。從北極數之，則去極之度也。各分赤道

黃道爲二十四氣，一氣相去十五度十六分之七。每一氣者，黃道

進退一度焉。所曰然者，黃道直時去南北極近，其處地小而橫行。

與赤道且等，故呂篾度之于赤道多也。設二氣令十六日者，皆當

率四日差少半也。令一氣十五日不能半耳。故使中道三日之中

差少半。三氣一節故四十六日而差令三度也。至于差三之時而

五日同率者一

案開元占經引作而五日周率差

其實一節之間不能四十六日

也。令殘日居其策

案策字開元占經作中央

故五日同率也。其率雖同先之皆

強後之皆弱不可勝計耳。至于三而復有進退者黃道稍斜于橫

行得度故也。春分秋分所曰退者黃道始起更斜矣于橫行不得

度故也亦每一氣一度焉故三氣一節亦差三度也至三氣之後

稍遠而直故橫行得度而稍進也立春立秋橫行稍退矣而度猶

云進者已其所退減其所進猶有盈餘未盡故也立夏立冬橫行

稍進而度猶之退者已其所進增其所退猶有不足未畢故也已

此論之日行非有進退也而已赤道量度黃道使之然也本二十

八宿相去度數日赤道爲距耳故黃道亦有進退也冬至在斗二

十一度少半最遠時也而此麻斗二十度二十一俱一百一十五

度強矣。冬至宜與之同率焉。夏至在卦二十一度半強，最近時也。
而此廟卦二十三度二十四，俱六十七度強矣。夏至宜與之同率焉。
續漢律麻志注補開元占經

案開元占經引作漏儀圖注

天市二十二星帝座有一耳。開元占經一六十五

曰銅爲器，再壘差置寶。呂清水上各開孔。曰玉虬吐漏水入兩壺。
右爲夜，左爲晝。初學記二十一
案曰下二條引俱作漏水轉漏天儀注

蓋上又鑄金銅仙人，居左壺爲胥徒，居右壺皆曰左手抱箭，右手
指刻。曰別天時早晚。初學記二十五文選
陸佐公新刻漏銘注

玄圖

玄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于太始，莫之與先。包含道德，構掩乾
坤，橐籥元氣，稟受無原。御覽一文選盧子
諒暗劉琨詩注

梟羊喜獲先笑後愁。文選吳都賦
劉淵林注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